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移繡譜
第一回 誤油七子圖母又重描 狠溺雙生女父先落水

總辭〔長歌〕：

桃柳菲菲兮綠嫩紅肥，
鴛鴦對對兮並宿雙飛。
木名連理兮擎結聯枝，
劍名雙龍兮匪配雄雌。
音有雙聲兮陰陽律呂，
人有五倫兮父子夫妻。
今日萌芽兮他日喬枝，
今日孩提兮他日嬌姿。
緹縈願婢兮贖父有書，
曹娥入江兮抱父浮屍。
木蘭往戍兮代父徵西。
嗚呼忍將孝女兮委汨沙溪！
嗚呼忍將淑質兮拋沉綠池！
嗚呼忍將豔姿兮零落塗泥！
嗚呼孤孩泣雨兮猿鶴悲啼，
冤鬼號風兮林木哀嘶，
香魂流月兮江濤淒淒。
嗟乎女何負於父兮願父情思，
女何負於母兮願母心維，
女何負於兄弟兮願兄弟交待。

這一首長歌，歌到後來，似覺悲風四起，淒雨一天，是痛悼那溺女的父母，何苦如此？何樂為之？世間萬物，都有陰陽，況乎人為萬物之靈。若使有男無女，則配我之閨人從何而來？則膝下之愛子從何而出？不但如此，比如漢朝淳於意，官為太倉令，有五女，少女名曰緹縈。一日，淳於意有罪當刑，緹縈乃上書於天子，願入宮為奴，以贖父罪。漢天子憐她，詔赦其父之刑。假使父母當初道女多了，把這緹縈淹死了，後來何人去救父出刑？難道這個女子好溺死的？

比如曹娥之父，為巫師以餬口。一日去迎江神，不料風大舟沉，淹沒江中。曹娥即殉父入江。三日之後，對抱父屍而浮於江面。岸上看的有惡少年，拍掌而笑，曹娥又沉沒片時，乃反手抱父屍而出。岸上之人駭異，即收拾兩屍厚殮，立廟於壩上，永祀千秋。假使父母當初把這曹娥淹死了，後來何人撈父葬屍？難道這個女子好溺死的？比如梁時木蘭女。因父親被朝廷入了軍冊要去從徵，木蘭上有姐下有弟，惜無長兄可以代父，以不忍父親從徵，乃女扮男妝，代父去從軍十二年，人竟不知她是個女子，在邊關建了功勳，歸來賦成邊詩一篇，內中有云：

朝辭爺娘去，暮宿黃河邊。不聞爹娘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。旦辭黃河去，暮至黑山頭，不聞爹娘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

假使母當初把這木蘭淹死了，後來何人代父去從軍？難道這個女子好溺死的？不但古人，便是今人，看見別家的孩子掉在水裡，畢竟慌忙說道：「不好了，誰家的孩子落水了，快救，快救。」難道自家親生活活的骨肉，剛在肚子裡鑽出來，便活活溺在糞裡了。凡人看見自家的雞兒下糞中，畢竟忙忙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家的雞兒落糞了，快撈，快撈。」難道本身一個活活的女兒，有眉有目，能笑能啼的，便硬蓋在馬子中了。那殺人的強盜，意在謀財，況且所殺的人還是秦人、楚人，非我親生的骨肉，尚且捉著了，官府還要千拷萬打，梟首通衢。如今溺自家的女子，又非為財，又非秦、楚，何故下此狠手？以情評論，豈不心驚？以理評論，豈晚冥報？

據貧家的愚意，恐怕女兒多了，日後衣食不敷。我看世間餓死的，求乞的，無非是孤身漢子，那曾有子婿滿堂的餓莩乞兒。據富家的愚意，恐怕日後賠錢送嫁，拖累娘家。我見人間有主意的父母，隨家豐歉，就把婿家來聘的薄禮結果出門。日後夫妻倒也相愛，岳婿倒也相親，偏是那有妝奩的，夫婦相抗，岳婿不睦。你看：

春花簇，化工到處無偏曲。無偏曲，一樹花紅，千枝葉綠。謾言有子萬事足，佳人自古藏金屋。藏金屋，縱使無才，他偏多福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且說福建福州府城中，有一家姓逢，有姐妹兩人。姐名鳳娘，妹名燕娘，乃是遠肩姐妹。鳳娘年十七歲，燕娘方才十二歲，並無兄弟。父親名喚逢年，是個做田豪富之翁。大凡富家的閨女，若不讀書識字，自然描繡精工。她兩姐妹在繡房中勤拈針黹，繡的是交頭鴛鴦，或是並蒂蓮花，無非是做女兒的常套。

一日，她母親田氏到繡房中來看顧兩女兒。鳳娘與燕娘見母親到來，忙起身見了禮，將交椅讓母親坐下。田氏將繡棚看時，見大女兒繡的是紅杏狀元圖，見小女兒繡的是蟾宮折桂圖。田氏道：「繡這些樣子，都是做女兒時要夫盈妻貴的套子。我當初做女兒之時，也是如此。如今看來，你爹爹非不富豪，我與你爹爹非不安樂，只是沒有子嗣，面前這些事業，都是空虛的。倒不如那不富豪的，有了子孫，可以接書香，綿世澤。如今可拿兩幅素羅來，我描兩幅蘭桂子孫圖，把與兩個，你們可各繡一幅，藏在箱中，以祈日後子桂孫蘭，豈不是好？」

原來，田氏當初是一個有名的才女，題詩寫字，描鸞繡鳳，無所不能。向來鳳、燕二女也常常聽田氏教書，只因逢年與田氏恐怕女子識了字，未免傷春悲秋，吟風詠月，有許多的煩惱尋出，以故始終不肯教兩女識一個字兒。田氏如今將兩幅素絹各上了繡棚，先描了幅七子圖，是郭子儀七賢的故事，只因鳳娘許與林家，女婿名喚林蘭，就題詩一首在圖上，暗藏「林蘭」二字。題的是：

七莖芝蘭秀，芳香繞畫堂。

繡成林氏譜，願學郭家郎。

田氏題完了，即付與鳳娘。又描一幅五子圖，是竇燕山五娃的故事。只因燕娘許與宮家，女婿名喚宮芳，也題詩一首在圖上，暗藏「宮芳」二字。題的是：

奪得燕山種，移來月裡芳。

蟾宮原不閉，有子落天香。

田氏題完了，即付與燕娘。那燕娘是小女子的見識，就對田氏撒出嬌癡道：「姐姐為何是七子？我難道只得五子？我與姐姐移換了罷。」鳳娘道：「這不過是個畫意，怎的妹妹意認了真？日後便當真，有了五子也就好了。」田氏道：「要換不難，只因詩句

將兩家女婿名氏各各暗藏在內，難以移換。可喜文理俱是相通的，便移換了罷。」那燕娘這些光景，都是父母姑息了，所以有此癡態。不在話下。

田氏別去，姐妹二人各將兩圖用心刺繡，不多幾日，竟已繡成。繡成之時，天光已暝，兩姐妹就將繡棚拿了去到田氏房中與母親看。田氏叫丫鬟上了燈，看過了鳳娘所繡的五子圖，隨即去看燕娘的七子圖，見都繡得好，十分稱贊。只見丫頭遞送茶進房來，燕娘即去取茶一杯，送與田氏。不料將衣袖一拂，把一盞滿燈油潑在繡圖上面。

慌忙再將燈來看時，那繡圖竟污透了。氣得燕娘面如土色，大家不悅。田氏只得裝了笑臉，對燕娘道：「日前移換繡圖，原是林家的詩句，上有林氏兩字，我原要描寫過的。如今不須煩惱，我明日再描一幅，你可繡過了便是。」燕娘方才氣平，同阿姐拿了繡棚回房，只是鬱鬱不樂。

次日，田氏果然再描一幅，內中詩句「芳香繞畫堂」原有芳字，如今將「繡成林氏譜」這一句，改了宮氏譜，暗藏宮芳名氏，倒覺比前換得更好了。正是：

閨門針線多名手，惜不開科考女工。

不幾時，林家來娶鳳娘。逢年與田氏將妝奩整備得豐豐盛盛，嫁出了門。光陰易度，倏忽六年，鳳娘連肩生下三女，長女名喚錦雲，次女名喚彩雲，幼女名喚奇雲，皆僱乳母撫養，愛惜如珍。

一日，林蘭見錦雲與彩雲在膝，奇雲在抱，對鳳娘道：「我福州風俗，多道收女妨子，溺死者多。偏我見了女兒倍加愛惜。」鳳娘道：「這也過些，我想起來，莫說是自家女兒一時不忍，便是日後長成了，女兒有許多溫柔體貼。父母的痛癢，兒媳婦哪裡得知，倒是女兒在旁，不時知寒知熱。曾見住我家門屋的鄰人，父母雙雙有病，他兒子、媳婦雖好，兩個老人家見了子媳，只是生疏的，多少不便。飲食之間，要咸偏淡，要熱偏寒。老人家說了兩句，子媳便覺苦惱，老人家愈加氣盈。後來接兩個外嫁女兒回來，擔茶送飯，饑餓寒溫，事事悉體，那老人家的病竟好了。」

林蘭道：「正是。我那門前對鄰，有一家姓史，生下一男三女。兒子七歲時，便請先生，教得他滿腹文章。後來終日在朋友家中，結詩社，做神會，說大話，講豪俠，飲酒、下棋，把爹娘丟在一邊。還有時引了許多朋友到家坐下，談天論地，笑人文理不通，謔人閨房短處。那老人家央人買辦東西，一個當廚，一個燒火，兒子在外邊安然陪客。娶了一個媳婦，時常要激聒公婆，一年十二個月，倒有十個月住在娘家。後來兒子因功名不就，聞說外邊好做事業，就跑了出去。到得爹娘老病臨終，俱虧三個女兒服侍送老。那大女兒叫丈夫去遠處尋了兄弟回來出殯，到過五朝七日，就說道：『某總督在浙江候我，某按台在南京請我。』一溜兒又往別處去了。又虧得三個女兒，年年清明拜祭，歲歲蘭盆施食。這樣看起來，女兒是好的。」

說完，只見逢家的義婦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我家老爹接鳳娘回去。宮家來娶燕娘，明日有盤來，燕娘開額發嫁妝，故此老爹打發轎子在外，兼請林姑夫，明日早來些。」

鳳娘聽了，即時收拾些隨身衣飾，帶了三個女兒，半晌時已到逢家。滿門歡接，自不必言。那燕娘看見鳳娘的連肩三女，心中不悅，想道：「這樣東西，姐姐只管養的她做恁？好沒主意。」

看官們，你道做花女的時節，就有這樣一點心腸，日後便鐵鑄一個女兒出來，她自然敢要鍛消了。正是：

一胞生出雙飛羽，鳳燕存心各不同。

次日，宮家盤到，燕娘開額。外邊逢年打點燕娘房中的器皿物件，內邊田氏與鳳娘打點燕娘箱中的首飾、衣裳，將嫁妝齊整整發出了門。那兩家觀看的親鄰，暗暗喝采。到娶日，但見宮門中：

門闌結彩，殿陛鋪氈。文幾上，龍涎香最噴金猊；花屏中，連理枝高蓮蕊。銀灼輝煌，色映堂前明月；鳳簫雅奏，聲飄簾外春風。畫堂中，美人濟濟，偕迎仙女下瑤階；雕欄內，佳客匆匆，佇看佳人登月窟。鴛鴦枕上諧連理，翡翠衾中品蘭香。

其餘拜堂合卺，宴賓見廟，一概婚禮，俱不細述。晴光迅速，過了三朝，又是滿月，宮芳與燕娘雙雙到逢宅回門。逢家肆筵設席，鼓瑟吹笙，外堂待婿，內堂待女，不在話下。

夜深酒散，自然送別女婿，留住女兒。此夜姐妹同牀。哪知燕娘自從嫁了老公，得了個中滋味，一夜兒■■■■，竟睡不著。又被鳳娘的女兒攪擾，尿兒也爬起來撒了四、五遭。

三日後，姐妹在窗前做些針黹，燕娘開口說道：「姐姐為何沒主意？當初生下三女，就該溺了，白掛這事只怕又是女兒，早早生得兒子，好承家計。倘若日後姐夫娶個妾兒，生了兒子，林門的家產俱是妾子受用，姐姐就說不響了。」鳳娘道：「哪有此話？妻妾生子，不過借她一個肚子。丈夫是我的，兒子也是我的，養得長成，怕我不是嫡母？我與你姐夫恐怕耽誤，已曾托過媒婆，替你姐夫尋小。」

燕娘忙接口道：「這姐姐的主意一發差了。別家妻子所見丈夫討小，定是阻的，阻不住，定然吵鬧，姐姐反替他尋小，天地間哪有此事？」只因燕娘一則心懷妒忌，二則恐怕自家丈夫看樣，故此聽見鳳娘的話，便覺驚怪。

鳳娘剛欲回言，見自己丫鬟走來道：「張媒婆在那裡說親，有一家女子肯做小的，年紀長成，人物齊整，姑夫要娶，故此接鳳娘回去。轎子在外了。」鳳娘聽說，即時收拾，別了爹娘、妹子，帶了三個女兒上轎去了。燕娘送姐出門，心中想道：「姐姐不聽我說，日後少不得有許多鬧哩。不幾時，宮芳來接燕娘，燕娘也別回宮門。」

光陰似箭，次年有孕。懷胎十月，臨盆之際，適值宮芳出外，宮芳之父宮音，忙叫管家周才接了穩婆來，產下是一個女兒。燕娘主意要溺，恐丈夫回來有阻，忙叫丫頭蓮女提水，提了一小桶水上樓。燕娘見水少，恐溺不死，罵道：「狗娼根，這一點水兒，替他潤發兒也不夠。還不快換了大桶提來。」蓮女慌慌張張，提了一大桶水，拖到半樓梯，一跤翻身落地，跌得半死。

燕娘在牀中聽見蓮女跌壞，忙把血女兒提腳，倒入小桶中。可憐那血女兒，歷歷落落的，苦掙了一時，竟去見閻羅了。宮音夫婦也聽見樓梯上大響一聲，忙忙走到樓下看時，只見蓮女跌得半死在地，渾身發濕，那桶兒將頭打開，滿頭是血。急把香灰乾麵包好了頭，扛扶起來，腳兒竟跌折了，即請接骨先生調理，後來畢竟成蹺。

宮芳著晚回來，得知前事，說道：「我家祖父三代受女之累，養女兒如養強盜，溺死了好。但何不從容些，等我回來，何苦將丫頭跌壞？」燕娘笑道：「我怕你回來要阻，故此竟自溺了。哪知你我心同。」

時光迅速，又度一年。燕娘又懷六甲，十月滿足。那鳳娘因妹子前番溺了頭胎女兒，十分不忍，如今聞知又是足月之期，恐妹子生女又溺，日日著義媳到宮家探望。

一日，燕娘說：「有些肚痛。」義媳回去說了。鳳娘備了四個盒儀，叫大女兒錦雲乘了轎子，仍著義媳跟隨，到燕娘家來。叫錦雲勸姨娘：「若生下再是女兒，可收了，莫要溺死，罪過！」

錦雲轎到宮門，即到燕娘房來，說道：「母親特著我來，勸姨娘莫要溺女。我母親說道：『哪兒女不如男，此番萬一又是女兒，叫姨娘收養了罷！』」燕娘只是笑笑。宮芳自外回來，見甥女難得到此，忙去買些魚肉之類，在房中待飯。

飯後，一時燕娘肚痛臨盆，生下乃是雙生兩女。宮芳與燕娘俱要溺死，錦雲苦勸，只是不聽。意欲叫周才提水，恐怕父母得知，必有阻勸，宮芳只得自己往後園池中提水。

錦雲看見，就隨了去，意欲勸轉姨夫。宮芳走得快，錦雲腳小走得慢。此時正是清明之候，雨水甚多，池中滿溢，石上青苔甚滑，宮芳將手去挽水，一腳兒踏在青苔上面，一滑溜兒，全身倒在池中，竟往底裡去了。

但不知死活何如？曾救得否？且看下文演出。